



坚守艺术理想,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

□杜学文

◆要创作出表现出时代精神、深受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作家艺术家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甘坐冷板凳、愿下苦功夫,修

正心、养正气,锤炼好自己的人格和技艺

◆到生活中去,作家艺术家不仅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了解事情背后的深刻逻辑,以及人民群众身上所彰显的历史主动性与人性之美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肯定艺术家们长期以来“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希望艺术家们“继续在崇德尚艺上做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这不仅是对电影艺术家的勉励,更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期望。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神圣职责。一定时代的文艺反映并引领着这一时代人的精神形态、情感世界、价值取向。文艺要塑造人心,作家艺术家就需要首先塑造自己,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所谓“崇德”,就是要修炼个人的内在品性,向善求真至美,超越世俗功利,克制一己之私,不断完善个人操守。所谓“尚艺”,就是要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惑,不为流俗所蔽,不断提升艺术创作的水平。这是我们事业之所以进步的坚实基础。

不过,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对这一问题认识不到位、不深刻的现象,导致在个人的人格修养中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与重视的问题。早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作家艺术家要坚守艺术理想,指出文艺界存在的“浮躁”等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保持警觉、引起重视。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有的急于求成,梦想一夜成名;有的经不住利益诱惑,单纯以经济利益作为创作目的,有的分不清借鉴吸纳与照抄照搬的边界,生搬硬套,图省快;有的自以为是,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还有的喜欢跑场子、赶活动,沉不下心来写作,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因此,要创作出表现出时代精神、深受人民喜爱、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作家艺术家必须

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甘坐冷板凳、愿下苦功夫,修正心、养正气,锤炼好自己的人格和技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我们需要坚守艺术理想,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不断推动新时代文学艺术的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增强承担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性

文艺创作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作品一旦面世,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作品的品质越高,影响往往就越大。“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艺术家都有超越个人私欲、私利的高远追求。如柏拉图就把艺术创作与社会理想——建立“理想国”的目标结合起来,认为艺术要为培养理想国的合格公民服务。曹丕在讨论创作时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个人创作不是小事,而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要体现出不朽的品格。鲁迅认为,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把文艺创作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事关人类社会理想的重要基础。其核心是,个人的创作与社会发展、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作家要坚守艺术初心,进一步增强承担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目的论的层面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包含着文化的复兴。文化得不到复兴,没有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态势,民族复兴也难以实现。从工具论的层面来看,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发挥好文化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作品来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增强人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力量,更加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以中国历史而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列强逞雄,这一时期出现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争相探讨辨析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治理与兴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世纪之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种转型不仅是经济、政治与军事的转型,更是文化的转型。那一时期出现了回顾反思自身文化品格、翻译介绍先发国家成果、探讨追寻中国未来道路的思潮。至新文化运动暨文学革命的兴起,涌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成果。文化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影响了政治、经济的变革。中国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更有信心与能力实现民族的复兴。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坚守艺术理想,明确历史方位,承担历史责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个人的才华与智慧。

“浩然之气”和“沉潜之心”必不可少

作家艺术家要养浩然之气,进一步完善人格操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可见,创作者自身的态度与作品的品质是密切相关的。创作者养成什么样的态度决定着创作者个人的精神世界、情感指向与价值选择。而这些也将深刻地影响他们的作品。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他认为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就是说,浩然之气是人的精神状态达至最充分的浩大与刚健,是以符合自然规律要求的正道来修养的正气。这种“气”充溢于天地之间而不会形成消极的后果,与自然之道、人间之义相匹配。不然的话,人就会气馁萎靡,失去向上精进的力量。可见,浩然之气就是既符合自然规律又体现社会道义、既超越了世俗功利又激发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with 创造力的潜在力量。有浩然之气,才能做不朽文章。正如歌德所言,要想写出雄伟的风格,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屈原仰天而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陆游临终嘱托后人“王师北定中

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鲁迅作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之断言,认为即使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因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表述与作家们的人格是密切相关的。

完善人格,就要培育良好的价值观。爱什么、恨什么,是创作者最基本的操守与价值表达。面对日寇的暴虐,艾青深情地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乃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于个人的意义,感悟到了爱国的价值选择的必然性。其基础是要认清什么是有益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什么是无益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秩序的;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什么是事物的表象;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哪些现象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哪些现象是历史主流中的沉渣泡沫。

与此同时,要增强抵御诱惑的内在定力。现实中存在着多样的利益诱惑。很多人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的“头衔”,或者获得更多的奖项。一般而言,作家艺术家有某种“头衔”,得到更多的稿费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被名利所左右。这将导致创作的功利化、平庸化、快餐化,甚至投机取巧,得厘而忘珠。卡夫卡被认为是20世纪表现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但他生前却要求把自己的书稿全部烧毁。他并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代表人物”,也不是为此而创作。他只是真诚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却获得了巨大的认可。赵树理宁愿到“文摊”也不愿意上“文坛”,因为他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地摊上看到自己的作品。他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耐得住寂寞的韧性。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多人担心失去影响力,觉得应该多发声、多露面。但如果没有厚实的作品,恐怕也只是一时的热闹而已。柳青在皇甫村挂职十多年,终于创作出《创业史》。恩格斯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介绍马克思,说他“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而马克思则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觉得“给工

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就是犯罪”。这样的创作精神,对当下的写作者特别是青年作家依然有着丰富的启示。

不断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

作家艺术家要热爱生活,不断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心灵滋养。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特别强调,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

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总是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从中得到艺术的启迪。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自己的一半时间用来创作,另一半时间用来做记者。在他看来,做记者的经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可以使他有条件了解南美的历史与现实。在现当代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山药蛋派”作家,新中国成立后被分配到北京、长春、成都等大城市工作。但为了方便到自己熟悉的农村了解生活,他们先后返回山西,建立了“生活基地”,在那里长期蹲点。如赵树理回到了晋东南的晋城,马烽与西戎到了汾阳贾家庄,胡正到了榆次张庆村等等。他们感到不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创作就不踏实,心里就没有数,笔下就没有魂。

到生活中去,作家艺术家不仅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要了解事情背后的深刻逻辑,以及人民群众身上所彰显的历史主动性与人性之美。现实生活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矿藏。无论是风俗民情、人伦关系、情感形态,还是行为细节、语言方式、价值表达,都存在着极具艺术意味的素材。只有凭借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才能把丰富的生活转化为艺术。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欠缺的、不完美的东西,但是也会发现那些积极的、能够解决这些不完美的方法,发现代表着社会进步与未来的力量。它们很可能是难以在书房中想象出来的,但在生活中却是鲜活的、生动的、充满魅力与希望的。它们将激活作家与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唤醒新的艺术灵感,赋予作家艺术家新的生命与活力。

(作者系山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在数字文明中点亮文学的精神灯塔

(上接第1版)

《文学数字管理与应用总体要求》团体标准相当于给文学数字化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文学地图”体现了标准的“全过程”要求,即“从数据采集到应用”形成闭环,展示了标准的“实操性”要求,在数据管理上明确重点文学数据采集方向和内容,规范格式、便于交互;突出了标准的“引领性”要求,能够推动文学数据应用场景落地,增强文学场馆活力。如果没有团体标准这条“高速公路”,大家有的跑国道,有的跑省道,有的跑山路,各自跑各自的,就难以形成一种标准化产品。

推动全国文学资源整合与有效利用

记者:“中国文学地图”是基于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的框架体系,秉持共建、共融、共享的发展理念研究推出的中国文学数字化产品。在创建过程中,它是如何体现标准、数据、平台、应用、安全五大体系协同推进的?未来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叶彤: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的标准、数据、平台、应用、安全五大体系,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同时又互相推进的:标准是规范,数据是基础,平台是保障,应用是目的,安全是前提。以“中国文学地图”为例,它首先是基于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开发的“全国基础文学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有相关的文学地标、古诗词等可以使用,我们在开发具体应用的时候,其实只要根据需求来考虑让这些数据流向何方,然后如何进行管理。所以,五大体系可以为所有数字化应用的开发和运维提供支撑,并推动全国文学资源的整合和有效使用。

“中国文学地图”和全国首个文学智能体、“馆际通”平台一样,是在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上“生长”出来的成果。所有这些应用的可持续发展,均依赖于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心的整体框架已经搭建好了,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下一步准备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夯实基础、发挥优势。不断提升优化数据库和综合服务平台,特别是强化AI赋能,持续增强平台的服务能力和应用开发水平。充分发挥已有的平台和技术优势,在建设开发中更加聚焦“正在发生的文学”,进一步凸显中心在呈现文学现场上的作用;更加聚焦文学数据活化利用,用

多方共建,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

记者:结合这一系列实践经验,您认为“文化+科技”“文学+人工智能”“文学+大数据”如何切实有效推动新时代文学事业在数字化浪潮中蓬勃发

展?这给培育文学新质生产力带来哪些新的课题?

叶彤:在风起云涌的数字化浪潮中,我们所做的文学数字化工作只是微小的尝试。但是,总体方向是明确的,我们的步伐也是坚定的。在数字化时代,文学如果不拥抱变化,不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很难想象它如何将满足新时代读者、观众的需求。推进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形成了几方面的共识:

一是必须紧紧围绕“文学”这个核心。从元宇宙到人工智能,从AR/VR到大模型,技术手段和应用方式迭代更新很快,但是一旦偏离了文学和文字,所有应用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无论是数字体验馆的建设,还是大模型的开发,我们都立足于作家作品,立足于文学史,围绕文学本身去开发应用、设置互动,让文学成为大数据中心的“魂”。

二是必须紧紧围绕“数据”这个基础。随着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数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高质量、高纯度的文学数据尤其显现出它的独特价值,对将来的文学研究、辅助创作、语义生成等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年来中心不遗余力地推进文学数据的标准编制,积极建设一

系列小而美、小而精的文学数据库,并持续训练文学垂类大模型,就是为了构建起一个能支撑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文学底座。

三是必须紧紧围绕“服务”这个目的。我们所有的数字化项目都强调要让数据活起来、跑起来,在开发应用的过程中要求各个系统之间数据要融通,最终都指向要让数据服务于作家、服务于受众,让文学以更直接、更便捷的方式与老百姓产生关联,从而赋能全民文学素养的提升。同时,数字化应用打破了地域限制,从而有效提高文学作品的传播效率和覆盖面,甚至可以促进中国文学作品更便捷地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学交流。

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的实践表明,“文学+科技”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数据要素激活文学价值,通过智能工具拓展创作边界、通过数字场景重构文化体验的深刻变革。在文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面,它可以延伸和拓展的面非常多,尤其是在辅助创作与创意激发、智能化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批评、跨媒介文学表达和展示、文学数据产业化等领域都将带来新的课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核心在于把握三对关系:人机协同中坚守人文主体性,避免文学沦为算法的附庸;技术应用与伦理约束并重,让创新行走在正确轨道上;此外还要注意数据开放与版权保护的平衡。

记者:您认为,在数字化浪潮中,文学界应当在哪些方面增强主动性,积极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叶彤: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秉持“共建、共融、共享”理念,在中国作协和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以标准为基,技术为翼,内容为核,联动各级文学领域相关单位,持续推进文学数字化工作。一是构建标准化数据体系,破除“孤岛效应”。通过推广标准,推动文学资源跨平台互通,同时筛选适用性强、技术引领的核心标准,加速团体标准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转化。二是打造智能体平台生态,赋能全链条服务。推广“馆际通”模式,实现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支持跨地域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化建设成本,开发更多沉浸式体验场景。三是革新创作与传播机制,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人机协同创作、构建IP全产业链开发体系、拓展国际传播路径等领域的创新。四是完善保障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特别是强化技术支撑与人才培育,构建安全与伦理治理框架。在数据安全与伦理约束下,通过产学研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唯有如此,方能在数字文明中点亮文学的精神灯塔。

八方文讯

第十三届漳浦诗人节举办

6月27日至29日,第十三届漳浦诗人节暨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在福建漳浦举办。活动由福建省作协、漳浦县文联、天读民居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以及曹宇翔、陈建安、谭延桐、姚风、道辉、阳子等数十位诗人、评论家参加。

活动期间举办了诗歌座谈会,与会者围绕“现代诗歌写作中的情感抒发与高峰意识”等议题进行研讨。大家表示,诗歌创作与写作主体的内在情感有着紧密联系,这种“情感”经过沉思、升华,变成具有某种公共性的艺术情感。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要以独创性的语言呈现出个人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关系。

《浦东新史》展现浦东发展新貌

继2018年推出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后,作家何建明历时8年创作的报告文学新作《浦东新史》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献礼。7月9日,何建明携新作在上海举办了两场《从〈浦东史诗〉到〈浦东新史〉——浦东新区发展给我们的启示》主题讲座,从而开启了该书出版后的首个城市题材文学创作交流周活动。

《浦东新史》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浦东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加速建设“五个中心”的生动实践,全景式展现了这片热土的华丽蜕变。作品深入剖析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等浦东重点区域的成长历程,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典型的案例,立体呈现了浦东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生动样本的完整风貌,为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范本。创作过程中,作者走访80多家单位,面对面采访200余人,以非虚构手法将宏大叙事与个人故事巧妙融合,使作品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王 冕)

第三届“天涯国际诗会”举行

日前,2025第三届“天涯国际诗会”系列活动在海南举行。《诗刊》主编李少君,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天涯国际

诗会”创始人夏斐,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耿以及近30位国内外诗人参加活动,深入海南多地采访创作,感受海南自贸港自然生态和发展新貌。

与会诗人谈到,大家站在天涯之处,却因诗歌而咫尺相邻。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推出更多反映自贸港发展进步、反映海南人民喜怒哀乐、引起读者共鸣共情的优秀作品,描写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的生动故事,用诗歌展现这片热土的蓬勃生机与深厚底蕴。

首届冰波青年儿童文学奖揭晓

6月28日,由浙江省青少年作协主办的首届冰波青年儿童文学奖终评会议在杭州举行,评奖结果在会上揭晓。汤汤的《小鱼大河》获得金奖,王勇英的《狼洞的外婆》、龙向梅的《声音里住着小野兽》、宝树的《浑天:千亿个世界》、闻婷的《虎牙》、慈琪的《外婆变成了麻猫》、廖小琴的《从前有个东西村(套)》获得银奖,飞气的《机器人的漫游时代》、王珂玮的《大山来的小岛主》、邓西的《永远的阿贝》、吕丽娜的《从前从前,童话刚发芽》、吴新星的《珍珠塔》、赵菱的《会发光的声音》、常笑宇的《追松塔的爸爸》、嘉树的《猫咪森林》获得实力奖。

“创办这一奖项既是为了给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提供展示平台,同时也希望他们继承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浙江省青少年作协会长海飞说,希望能有更多儿童文学作家走进校园,助益语文教学,让文学影响更多人。

樊福庚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原专业作家樊福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7月13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4岁。

樊福庚,笔名福庚。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安家集》《新安江春讯》《异国相思》,报告文学《当代成功之路》《光芒万丈新安江》《追老姚》,诗集《前进曲》《上海组诗》《烟雨下的短歌》《河山春色》《新安江之歌》《工地琵琶》《生死劫》,歌词《小河水呀静静地流》等。曾获195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评选二等奖等。